

女仙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女仙外史

四

〔清〕呂熊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預伏英雄堅城內潰

假柱神尾勅敵宵奔

建文十五年秋七月呂軍帥受命進討河南高軍帥分取
淮北整頓糧草齊備呂軍帥謂戚寧曰兵法攻其無備莫
若曉諭諸將合兵先伐開歸二郡淮安探報必然觀望我
這裏一面選上將四員從青州至莒州走賴榆由沐陽潛
入淮郡與內應之人合作一處然後司馬率兵兼程而進
直薄淮城迅雷不及掩耳司馬公以爲何如戚寧道先生
妙算如神取淮良易但河南必嚴守禦取之則難先生已
任其難令弟任其易授之於心實有未安呂軍帥道同爲
國家說不得爾我分不得難易功歸於天罪歸於己方是

爲臣子之本分。隨於當晚密傳雷一聲。小皂旗平燕兒卜
竟四將授計。扮作客商。晝伏夜行。徑由青州間道直達淮
安。協同內應六人相機而行。務於敵人敗後舉動。切勿輕
躁。又令裨燕兒齎密札。知會景食都訖。方下教場祭靈點
兵。除董彥果、賓鴻、金山保、小咬住以外。諸將盡令隨征。又
調請鐵定九方。以一爲觀軍使。故爲聲張。每日止行五十
里。凡鄰近河南疆界。皆令預備廝殺。未幾大軍到了兗州。
方以一進言道。歸德府君軒伯昂慷慨而知大義。與某素
相交契。今當微服潛往。說令歸附。彼若允從。卽與同來迎
接王師。若其不從。卽趨回報命。然後加兵。軍師道煩請學

士奉就是此意。以一遂易了這話。雖然說去。於是兩軍師分道發兵。威寧統領的瞿鵬兒馬千里。盡着童勳大將四員精銳八千。竟由濟寧卷甲星馳。與景兪都會兵於淮。其餘士盡隨呂軍師進取歸德府。緩程徐行。候方學士捷音。均且按下。先說雷一震等四人。奉了軍師密諭。一進淮安北關。問到劉家飯舖。老兒看見狀貌猙獰。託言沒有落地。不敢相留。平燕兒是金陵生長的。說得來南方聲音。就開言道。令坦東方絲。與我等有舊。特地相訪。會面就走。不安歇在貴舖的。老兒應道。小塔向來有恙。不能見客。有話我傳說罷。雷一震是性躁的。就發話道。我們千里遠來。一

片好意。怎麼連面也不見。客房裏內外。徐我進去看看。他的病勢大。踏步望內就走。此時練公子已竊聽得明明白白。心猜是景開府差來的。如飛的當面迎住。說小弟實係有病。未曾遠迎。深爲得罪。向着劉老兒道。這都是小婿的舊交。就引在內邊一間廂房坐下。卜克於衣底裏袋內。摸出一條紙兒。遞與練公子。上寫着我等四人奉呂軍師將令。來此協助成功。公子看了大喜。遂將紙團兒。一口嚥碎。悄悄問了各人姓名。宰隻肥鷄。買尾鮮魚。并羊肉猪肉之類。把家丁的村釀打點一鐺。擺列在臥房外間。延入暢飲。二更時分。練公子道。張兄係是北相。怎麼聲口也有些像

平兄小皂旂道我隨先父在金陵住過勉強得出來練公子道極好兩兄在此占个客房當作有公事住着的免人猜疑雷卜兩兄別有个去處若曉得賭錢更爲妙絕二人齊聲道這是在行不過的待得酒闌月上練公子引了二人竟到崇南極盛異寓所賭場內安置次日又約何典方震各會一面把來意都說明了練公子又向何典商議要與莊毅衍訂定各人分任一事方有端責何典道那劉傑以莊毅衍爲心腹是真的莊毅衍以劉傑爲心腹是假的要殺劉傑必須莊毅衍方能直入署內兄與他任此一件其外諸兄各任所宜大家如左右手之相助易用分別

彼此雷一震。道軍師將令。千人之中。兩人斬東關。兩人斬北關。兩人奪新舊城夾門。兩人殺入帥府。兩人殺散守陣兵卒。豎立旗號。沒有殺劉傑在內。如今既是公子的仇家。殺了之後。去斬東關。也不爲遲。衆人齊聲稱善。主意既定。何典於次日黃昏。引了練公子。到莊毅衍內署相會。將濟南差有大將四員。來做內應。并練公子要仗大力殺劉傑的話。細細說了。莊都司慨然皆允。練公子倒身下拜。毅衍道。那背國背君殘害忠良的賊。卽無公子之言。我亦必乘此殺之。怎麼謝將起來。二人遂起身作別。大家歛跡以待。不數日。忽報沂州兵馬突出山口。將守界營官一路防風。

兵卒殺个罄盡。舉烽不及淮北州縣。望風而降。今已到。縣遷縣境。不日便來攻城了。那時淮安大帥姓童名俊。係建文時鎮江守將。降附於燕。擢爲都督。代梅駙馬鎮守淮南。部下有五營軍馬。中營自爲主將。先鋒一員。卽火耳灰者。逃遶到淮。童俊愛他。署爲參將之職。其前營將領。覆姓上官名猛。是招附江淮。剿盜兩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左營是高士文。出身行伍。手足趨捷。名曰高鶴子。亦係久歷戰陣之員。右營是个武狀元。姓張名翼。武藝平常。爲人險刻。陰鷲。與同列不睦。獨得與主將相合。後營是紀綱。卽遼府衛卒。因告許程通得官的。四營游擊各領一萬。中營與先

鋒共有二萬。又有城守副將劉傑部下亦有一萬人馬。衛都司李訥係北平衛知識。素性兇狡。曾將都彈使謝貴。與燕計策。潛告燕王。因得擢爲指揮之職。又千戶喜燕新。百戶金材。皆殘忍刻薄之徒。亦有屯卒萬餘。向來合算。載在兵冊者。差不多有二十萬。實係冒占軍餉。有名無實。聞說敵兵。霎時到來。莫不喫驚。都集在帥府會議。張翼倡言道。發縱指示。則在元帥。無親自征戰之理。我等唯有謹聽將令。獨副將乃是專城都閫。實屬屯守。似宜次第先見一陣。以察敵形。然後元帥撥發兩營。更番進戰。以逸待勞。何懼賊之不滅也。這幾句話。深中童俊之心。遂命李指揮等點

其出戰李訊嚇得目瞪口呆勉強應道未弁願往但屯衛
中實無勇將求元帥撥與先鋒一員勝則元帥之功敗則
我等任罪童俊尚在沉吟張翼道這是要主將營中人了
何爲次第分戰難道我等進戰時也向你要員勇將麼原
來兩人平素極相刺忌所以張翼要借敵人的手來殺他
童俊又不喜的是李訊遂叱道汝知軍令麼臨陣退縮者
斬乃敢如此推諉麼李訊只得起身去點選兵將次日清
晨出城前進四十里遙見一將領着七八百馬軍先到李
訊部下有四千五百餘名屯卒多了數倍膽就大了就在
平原擺列以待看來將怎生結束

頭戴紫金兜鍪。外裹着數綃紅帕。頂上撒一撮羣尾赤
纓。身披花銀鎧甲。外罩着蟒繡朱袍。腰間勒一條螭蟠
絳帶。挂一柄紅毛刀。珊瑚飾鞘。插一面朱雀旂。馬蹏雕
杆。手持甸漆鐵柄鈎鎌槍。龍驤虬躍。坐下熊皮軟串鞍。
驅馬掣電追風。

原來景僉都自從軍師接與他四將。亦設五營。以張鵬爲
前鋒。盧龍爲後衛。彭岑爲左翼。牛驛爲右翼。自統中營。一
切旂幟衣袍。盔甲兵器。五營皆用赤色。又恐漫無分別。前
營茜紅旂。以絳帛鑲之。中營大赤旂。以金黃鑲之。左營絳
旂。以石青鑲之。右營用朱旂。以素綾鑲之。後營緋紅旂。以

玄纁纁之僉都之意。只因先人平素好着緋袍。至於上應
星象。亦皆赤色。所以五軍用赤志在滅燕。以顯先烈。至四
營將領。皆帶小旂一面。上用銷金的朱雀玄武青龍白虎
之形。各依其方向。軍士亦皆畫其狀於戰袍的前後心中。
營則照依已之補服畫繡。身以別之。又因東力士以步戰
敗績。乃純用馬軍。每營各八百名。中營則多一倍。所用兵
器。一半長鎗。一半弓箭。用鎗者不兼弓矢。挾弓矢者不兼
鎗。唯各跨雙鞘腰刀兩把。將佐之善射者。止於弓壺內帶
箭三枝。不用箭箠。兵士皆皮鐵綢甲。往來馳驟疾若風雨。
自出沂州山口。淮北兵將莫敢櫻鋒。人號爲景家軍。張鵬

正行時見有敵兵在。前就攔開軍馬。挺鎗飛出。大喝逆賊。快來受死。李訊領左右道。來兵甚少。且與他交鋒數合。我等就一齊湧上。金材畧有武藝。應聲躍馬出陣。問來將何名。不提防張鵬的鎗。已到懷內。金材連忙閃過。舉鎗還刺時。被張鵬一逼鎗。直徹向右邊數尺。說時遲。做時快。舒過鐵箱般雙手。抓住勒甲縵。輕輕提下馬。向地一擲。早飛出數十馬軍。亂鎗齊上。搦個遍身孔竅。張鵬將令所往後一招。八百馬軍。鼓勇爭先。李訊打个擰。大呼道。快向前殺去。無奈屯兵。從來經歷戰陣。个个手顫。股栗。望後倒退。李訊見勢頭不好。撥馬先逃。時潰亂屯卒。半係步戰。被馬踐

踏及殺死者甚衆。餘多羅拜投降。張鵬追了十餘里。恐城中出應。乃收軍立營。以待後隊兵馬。那李訥回顧追兵已遠。方敢勒馬高聲招呼。敗殘軍兵見喜燕新領着三五十騎也逃來了。李訥亟呼道：「喜千戶如今怎了？」喜燕新道：「醜新婦免不得見公婆。且回去再作道理。」入得城來。早遇着帥府一小校。持了令箭。大呼：「李指揮等可速到帥府問話。」只得隨了小校到帥府時。見燈燭輝煌。諸將齊集。李喜二人躬身聲諾。說：「寇勇難敵。求元帥海涵。」童俊罵道：「你這狗才背義貪生。未經臨敵。便自先逃。有何面目見我？」喜燕新道：「元帥在京口時。未臨敵而先降。比起來也差不多。」童俊

大怒喝令將喜燕新立斬示衆。李訊下在囚牢。俟我破敵之後，奏聞處死。隨顧劉傑道：「明日你去出戰，只要輸，不要贏。詐敗他兩陣，我自有的妙用。」又向張翼道：「你可修一封戰書，要說得謙和些，爲妙。」張翼應道：「這個總在末將。」劉傑聽說要他詐敗，心中喜極。然又恐必至損兵折將，難逃罪責。乃巧言前稟道：「謹遵帥令，自無瑣瀆。但全師而歸，敵人返猜爲詐。當奈之何？」張翼道：「汝所慮亦是。」可點老弱軍兵，及囚牢死犯，任他殺去數百。於我無損也。童俊大贊：「必竟是制科出身的，有些見識。」劉傑連夜點兵。黎明飽餐戰飯，叩刻出城，緩緩前行。早迎着景家軍兩陣對圓。劉傑令莊毅

衝出馬認旗上寫着城守中軍莊僉都看得分明料是內
應的人不好勝他令牙將趙義出馬戰不三合莊毅衝脫
陣而走趙義勒馬回陣僉都問何故不追趙義道他叫做
莊毅衝武藝勝似小將是个詐敗無疑劉傑見毅衝敗回
無人追赶乃親自出馬鞭梢指着大罵汝等游魂草寇敢
來侵犯天朝我今拿你碎屍萬段彭岑大怒飛馬出戰不
四五合劉傑敗下去了彭岑大喝逆賊待走那里去看看
赶上毅衝又拍馬挺鎗接戰交手不數合劉傑陣中鳴金
收軍毅衝如飛逃回彭岑也勒馬回營向景僉都道賊人
武藝平常而非詐敗適間不是莊毅衝末將追上梟其首